富可敵國的香港，為何是閱讀文化貧瘠之城？

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

香港曾經擁有宏大的書店開業盛況。2012 年 8 月，誠品進駐全球租金最為昂貴之一的銅鑼灣，佔據希慎廣場三層之多，在香港開設其第一家書店。開業一個月內，書店天天人滿為患，週末甚至要排長隊才能進入書店。香港歷史上有過這般書店開業盛況嗎？可能沒有。誠品開始慷慨回報香港人，雄心勃勃地提出 24 小時營業計畫，為喜愛閱讀的人在名店和食肆雲集的銅鑼灣提供一個溫馨的家。

但在開業一年後，銅鑼灣誠品書店卻遭遇了非常尷尬的運營問題。書店人流急劇下降，很多人只看不買，更為可怕的是它成為了許多港人和遊客消遣遊玩之地。港人發現誠品書店是躲避銅鑼灣洶湧人潮的好去處，這便出現了在書店裡排隊買咖啡的擁擠人群，而且人數居然遠遠超過排隊買書和任何櫃檯前看書的人。內地遊客也樂意來這個書店，他們是懷著朝聖的心情來參觀，因為內地只有一家開設在蘇州的誠品書店。更耐人尋味的是，銅鑼灣誠品在開業幾個月之後便取消了 24 小時營業制度。

誠品書店為什麼在香港經歷了如此劇烈的變異？我覺得主要原因是香港缺乏的一種閱讀文化的存在。放眼全球，一個國際大都市必定存在著一種閱讀文化。即使在以金錢為導向的國際金融中心，比如紐約、倫敦或東京，大量閱讀人群出現在書店、地鐵、圖書館、咖啡店或公園。與這些城市相比，在香港這個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喜歡靜心閱讀的人數和在公共場所能遇到民眾閱讀的機率，卻是少之又少。

銅鑼灣誠品書店面對的尷尬境地其實折射了這個問題。誠品在開業後推出的 24 小時營業制，為的是營造良好的閱讀氣氛和推動積極的閱讀興趣。但是，這種努力卻與香港的主流生活觀念格格不入。原因很簡單，港人多喜歡在入夜後做飲食男女玩樂或在緊張工作後回家休息，極少人會有心情坐下來靜靜讀書。所以，用營造閱讀氣氛的方式來抵抗銅鑼灣入夜後的紙醉金迷和燈紅酒綠，在香港注定是一種以卵擊石式的無謂嘗試。

為什麼香港在物質上富可敵國，但在閱讀文化上卻是一個貧瘠之城？我認為造成這種狀況主要是因為香港缺乏營造閱讀文化的兩種必要空間。首先，閱讀文化需要實體空間。它給予個人一定的自我空

間，在沒有他人煩擾的情況下，開始閱讀各種書籍文章。它可以是一個完全的私人空間，比如一個閱讀者的書房或者臥室。但它可以存在與公共領域內，比如在圖書館、咖啡廳、公園廣場等地。閱讀者置身於他人可以隨意進入的區域，但他可以用書籍報刊規劃出一個屬於自己的閱讀空間。在這種空間裡，人的眼和腦關注的是在吸取閱讀的信息和知識，相對較少關注存在於周圍的他人。其次，閱讀文化的營造也需要精神空間。在擁有閱讀實體空間後，人會逐漸對閱讀產生興趣，把它當作理解自己，他人和這個世界的一個重要方式。在建造這個精神空間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人把閱讀逐漸當作為自己生活中的一個習慣。如果不閱讀，有的人就會感到失去了一個生活的支柱。

然而在香港，整個城市的運作一直侵蝕著閱讀文化的實體和精神空間。大多數港人被迫居住在狹小擁擠的居住空間，因而就失去了很多閱讀的實體空間。將近一半港人住的是小如火柴盒的公屋單位。即使多數住私人住宅的港人，他們的家居空間也相當狹小。更為可怕的是，香港居然有數以十萬的人居住「劏房」、「籠屋」或是「棺材房」，這些人睡覺和放置私人財物的空間是比一張單人床表面積還要小得多的籠子。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有多少港人能在自己的家居環境下去安心閱讀？每個家庭到底有多少能力為家人提供閱讀空間？很多人回家，回去的卻是一個個火柴盒，甚至其實是如圈養動物的籠子。

很多港人離家閱讀的公共空間也極為狹小擁擠。目前香港有 67 間固定公共圖書館，總藏書大約為 1,248 萬冊。但這些圖書館供公眾閱讀的空間非常有限。比如最大的中央圖書館，居然沒有單獨的自修閱覽室。其 4 和 5 樓的報刊閱覽室的閱讀座位也是非常有限的。其他 32 個圖書館設有學生自修室，但這些自修室多比較小，而且設施陳舊。比如在居住人口眾多的堅尼地城內的士美菲路圖書館，是由 4 個小小的房間組成，馆内没有阅览室。這個圖書館樓上的市政大厦内有一个自修室，它只有一個教室大小，室內的座椅極其陳舊。更為可笑的是，這麼小的空間居然還被命名為「臨時自修室」，這即意味著它隨時可以被政府宣布關閉死亡。

在很多城市，公園和廣場可以被自如的用作閱讀場所。但在香港，多數公園和廣場在工作日被各種喧囂的商業樓和洶湧的車流包圍著，在周末則幾乎被外傭占領，作為他們的聚會之地。所以，多數公園和廣場就失去作為閱讀實體空間的功用。

在這種環境下，私人掌控經營的場所便成為了多數港人在工作學

習之後消遣娛樂的主要空間。但在人潮洶湧的商場，充滿各種美食誘惑的大小餐館，或者是在觥籌交錯中的酒吧，又有幾個人能拿出書籍報刊開始隱身為閱讀者？咖啡館幾乎遍布香港街頭巷尾，但面對店家支付的高昂的租金，又有多少人能忍心拿出書籍報刊在那裡悄然自讀一大段時間?

在大多數人缺乏閱讀空間情況下，甚至是香港政府連番悲嘆建造公屋土地不足時，香港政府卻仍舊把大幅土地租給私人以作為極少數人享樂的巨型世外桃源。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佔地 170 多萬平方米，但它只為區區 2,000 多位城內富甲一方人士開放。清水灣鄉村俱樂部佔地 120 多萬平方米，但它只為區區 3 千多位城內富甲一方人士開放。與此同時，政府還有把其他幾十幅大片土地租出作為富豪的世外桃源式俱樂部。在多數人連閱讀空間甚者是生活空間都缺乏的情況下（更為可怕的是城中還有 17 萬人之多被鎖閉在劏房），每日必可憐哭訴建公屋土地不足的政府，居然堂而皇之的為滋養富豪們的酒池肉林生活，慷慨提供香港最為稀缺的資源——土地。

實體空間被壓縮 精神空間萎靡不振

實體空間在香港被極度壓縮，閱讀文化的精神空間也隨之萎靡不振。人們習以為常的是緊張且長時間的工作節奏，升職加薪買樓成了多數人孜孜追求的生活目標。多數人知道，閱讀與實現他們這些人生理想大相迳庭。最應該閱讀的學生，從小到大也是被灌輸著這種以職業或金錢為導向的人生觀。有多少學生會為閱讀而去單純地閱讀？即使很多學生還沒有領悟這種強勢人生觀的真諦，他們早已經被繁雜的考試和學習各種課外技藝壓得喘不過氣來。最終，能真正花大量時間甚至把心交給課外書籍報刊的學生，在數量上不斷下降。

更為離奇的是，香港的公共領域充滿了各種恐嚇閱讀文化精神空間的事物。不可置疑的是，香港是全球房產中介店最多的城市。它們遍布在香港大街小巷，數量甚至超過了便利店，而且全身貼滿了各種天價樓盤的報價告示。所以，每當有上班族、在校學生、甚至是家庭主婦在街上行走時，房產中介店散佈的價格警示都會告誡他們必須生存加倍努力，不然來世也只能住在狹小的地獄房間。如果一個人，天天面對這種信息，還有多少人會有精神力量去掛念閱讀的樂趣？

雪上加霜的是，香港的大街小巷充斥購物和飲食的大小店鋪。根植在最繁華區域的是密密麻麻的奢侈品店鋪，它們豪華得宛若宮殿，銷售著昂貴卻追求者眾多的商品。許多人上班和上學的足跡，都要經

過這些售賣各種誘人商品的店面。比如，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生多需要經過一個叫「又一城」的巨型商場才能進入學校。在消費樂趣的耳濡目染下，又有多少人會去掛念不能直接為消費帶來資金來源的閱讀？同時，香港的大大小小的餐館不計其數。從茶餐廳到米其林三星餐廳，香港的空氣瀰漫著人對飲食的強烈欲求。在飲食氛圍極度膨脹的環境下，又有多少人在進食過程或者酒足飯飽後會掛念閱讀的樂趣？同時，由於家居環境狹小，很多人把餐館當作消磨時間的一個很好去處。回家可以做的是去睡覺，或者與其餐後找個地方去閱讀還不如去購物逛街。更為可怕的，近些年，港人在街上和商場行走，還要被從內地湧入的消費豪客所震顫。更多人需要琢磨的是：通過什麼途徑才能像內地同胞那樣，大量購買各種商品？

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香港還能挽救並哺育已經瀕臨死亡的閱讀文化嗎？我認為最快速最直接的做法是大力擴張閱讀文化的實體空間。巨大無比的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可以首先用來建造公屋的地塊，而且這些新造的每個公屋單位面積要大些，設施好些。這樣，公屋不會再被造成像貧民窟，而且更重要的是每棟樓都要有添設良好的閱讀室，整個公屋更要添設環境幽雅的總閱讀室。與此同時，景色優美的清水灣鄉村俱樂部、深灣和石澳高爾夫球常應該被政府收回，用來建造地標式的公眾閱讀中心，圖書館和文體場所。這些大面積公共實體空間，會憑藉它們優美的景色和安逸的環境吸引更多人去書籍報刊為伴，享受閱讀樂趣。香港政府和民間團體還可以做的是，在名店雲集的中環，尖沙咀和銅鑼灣，租下一些昂貴的店鋪，然後通過競爭低價租給開設書店的商家。同時，也可以為其他書店在它們適當減價賣書和組織讀書品書活動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租金資助。我堅信，實體空間的擴張必定會改變香港閱讀文化的精神空間，召喚吸引更多人來靜心享受閱讀的樂趣和在香港生活的樂趣。

改變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以上這些提議，對多數港人來說非常荒誕的。因為我們港人習慣的是政府如何把更多優質土地賣與地產開發商用來建造天價樓盤，同時把更少更差的土地留給建造如貧民窟的公屋策劃。同時，更為荒誕的是，它們會改變香港只以金融、旅遊購物和房地產為支柱的形象來吸引全球的關注。以後香港另外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獨特地標性的閱讀建築和由此慢慢興起的閱讀文化氛圍，畢竟放眼全球沒有多少政府會用最優質的土地和最優惠的政策，去推動閱讀這項不會直接有大量

經濟效益「腦力休閒運動。」

但是，這些提議真的荒唐無羈嗎？我們要必須看清楚的是，在以金錢為導向的香港，真正能讓這個城市更佳吸引人的不是更多金錢積累，不是用政府政策來寵護富豪。近幾年香港經濟發展不錯，但港人的生活素質提高了嗎？這個問題香港官員必須要捫心自問。很多人其實已經知察到更多的港人的變得焦躁憂慮。雖然商場更多、遊客更多、餐館更多、經濟也更好。但是，樓價卻天天在念緊箍咒，奶粉一度買不到，而且物價在不斷上漲。在此情況下，港府用幾百億財政盈餘向港人來「派糖」，這種簡單用金錢來治療由金錢產生的各種社會的問題的做法，連社會的表皮問題也醫治不了。

其實，完全以金錢為導向的政策，只會讓更多的人更強烈地縱情迷失在燈紅酒綠的慾望中。小說《The Great Gatsby》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很多曾經去 Mr Gatsby 城堡盡情玩樂的人，卻一個也沒有在他的葬禮上出現。那些人只知道享樂和憑藉金錢來衡量人的價值，Mr Gatsby 在死後已是一文不值。這樣的事情也會在香港發生，因為金錢為導向的政策已經在香港生根發芽，並且迅速躍升為引領價值觀的巨大枯樹。

大力擴增閱讀空間，其實是為了改變以金錢為導向的政策和價值觀。閱讀在給予人知識的同時，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在於勸戒人少縱情於浮光掠影般的玩樂。我們可以通過公開媒體，如電視廣播和集體討論，來獲得信息和知識。閱讀讓人在獲得個人空間的同時，去思考我們每一個人應該真正珍惜的事情，同時慢慢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升職加薪買樓會是讓人快樂的唯一來源嗎？縱情購物和飲食能真正讓人快樂？我們應該如何去對待自己、父母、朋友、整個社會，甚至是組成我們生存環境的動植物？從這個角度上，閱讀是讓人暫時少想些金錢，多想一些金錢以外的是人和物。因此，它可以讓一個人和一個城市擁有更多的人情味。

所以，我堅信香港的未來是取決於港人能否有更多空間去體驗閱讀的樂趣，從而再也不會把誠品這樣的書店當作遊樂場。隨着閱讀空間的逐漸擴展，香港的角角落落會變得更加有人情味，同時港人會在從容自在中擁有港味更濃的生活空間。

撰稿人：孫皓琛

資料來源：2016 年 6 月 6 日

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6/06/06/010035078.shtml